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生花夢

第七回 神君里怒斬白蛇精 王屋山大破黃衣寨

詞曰：痴煞多情，捨才美，另求傾國。心魔處，樓台幻現，酒樽俄列。粉面明花影裏，歌裙舞袖陽臺側。听筵前，一曲按梁州，情堪惜。

珠玉隊，溫柔迫。冰雪腕，風流別，問蘭香何處，腥聞驚徹。錦帳笙歌迷夜雨，樓台燈火虛明月。笑繁華，已燼劫灰寒，都消息。

右（上）調《滿江紅》

康夢庚正沒處躲雨，忽遇那白衣童子，引他到一條大路。這路俱用白石砌成，宛似瑤階雪岸。此時雨勢略緩，康夢庚一路走著，便問那童子道：“這地方叫什所在？前邊的可是所寺院麼？”那童子道：“卻不是寺院，此地叫做神君里。里中並無小姓，止有一個余家。先世受封常山郡王，今已謝世，並無子嗣，祇有一位郡主。年已十五歲，未招駙馬，尚是寡居，且姿容絕代，詞華擅場，即西子、南威亦不能及，祇是性愛穿白，因號白衣郡主。故男女侍從皆奉郡主所好，俱穿白衣。相公適見宮闈崔巍，即郡主所居之府，實非寺院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小哥何人，乃知郡主如此詳悉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可亦余氏廝養，故郡主之性情言動，無不深知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如此失敬了。但郡主侯門似海，恐非外人息踵之地，還轉去罷了。”童子道：“天尚未晴，且權躲半晌，免得前路喫苦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原打帳躲躲，祇因認是寺院，故策蹇而來。今既知郡府，便不敢唐突。”童子道：“我郡主尊賓敬客，尤重文才，且氣逼須眉，誼敦大雅，相公何可以巾幗棄之？”康夢庚听這童子善於辭令，便已不俗，料那郡主決非平等佳人，莫若乘其款留，一雙動靜，未為不可，便道：“小哥所言固妙，特恐外邦游士率爾登堂，郡主聞之，未免見罪。”童子道：“郡主好賢若渴，以相公之人才諒不相棄。”說話間，已到郡府門首。祇見雕檐壯麗，日近螭頭，飛脊崔巍，雲連雉尾，琉璃閃爍，鎖鑰森嚴。康夢庚跨下驟來，吩咐朱相、王用並掌鞭人俱外廂等候。童子逡巡引入，見其院宇皆金庭玉柱，翠壁瑤階，光彩陸離，鏤琢異巧。進了四五層院宇，童子道：“相公請少坐，待小可稟明相請。”

不多時，先有兩個少女，捧出華冠麗服，送與康夢庚換下濕衣。又坐片時，祇見方纔那童子出來說道：“小可已稟過郡主，請進內堂相見。”說未了，忽見屏門大開，便有兩個絕色女奴出堂迎請。又走過數重庭院，方是內堂。祇見錦額朱簾，花香玉映，重裊璀璨，奇卉縱橫。院中，玉案銀箏，畫屏繡榻，金釵粉黛，環列數行，不啻如蕊宮椒寢。康夢庚纔步入庭中，早見十來個宮妝美人，攜燈執扇，引著一位天仙般的女子下階迎接。身穿織錦瓊裾，光彩射目，金珂玉佩，搖曳鏗鏘。頭戴八寶鳳冠，珍珠瓔珞，綴飾四圍，且霧鬢雲翹，翠華掩映。下穿八幅湘裙，滾繡炫耀，珠玉四垂。則長裙之下，兩瓣金蓮，珠尖鳳頭，不盈三寸，皆素羅鞋襪，絳綵絕埃。直覺跡印花塵，香生步履，姿容妝抹，事事可人。詩云：

姻緣方擬出塵游，未見春風第一儔。

今日白衣真絕世，果然魔母擅風流。

康夢庚知即是郡主，便鞠躬上堂，整容四拜，郡主答拜如禮。

康夢庚平身站立，偷眼瞧那白衣郡主，果然花容月貌，玉琢不成，粉描不就，天然顏色，不類凡姿，且輕盈嫵媚，若不勝羅綺。因想：“世間果有此絕色。我康夢生一韋布之子，雖不敢望其玉體，即此覲面相接，已自消魂。”郡主嬌音婉轉，命侍女們看坐。

康夢庚恭揖道：“小子草莽賤夫，布衣下士，得登王者之堂，幸屬郡主之盼，已出萬幸。何敢僭坐，以紊尊卑？”郡主道：“先生文章上宿，詞苑華宗。賤妾少孤女子，僻處邢溝，謬辱大雅君子枉駕，方將拜而受教，何必遜此一坐？”康夢庚再三謙謝，祇得面西坐下。郡主自移一位，朝內陪坐。女侍獻上香茶點茶之物，人莫能識，食之，但覺甘美可愛。連獻三茶，乃畢。郡主開言道：“先生臺姓大表？何方貴籍？青庚幾何？何由至此？”康夢庚答道：“年纔一十四歲。少遊四方，近客山左。今秋聞伊邇，因馳轡而南。路經貴里，忽為天雨所阻，思欲得一避雨之地，實不知郡主第宅，冒昧誤投。方且股票待罪，不意反承盼睐，謬辱寵榮。小子何福。乃有此盛遇。”郡主道：“原來先生乃東南名彥，不啻祥麟威鳳，賤妾何幸，而邂逅遇君，得以親承大教，不勝欣荷。”因吩咐女侍們排宴。

不一時，玳筵具設，簾簾交陳，郡主遜康夢庚入席，康夢庚殷勤致謝道：“小子一介寒鯁，何敢遽叨渥款？”郡主笑道：“濁醪粗饌，本不足以獻君，忝在相愛，故敢奉勸一爵，少助談興。”欲遜康夢庚上坐，自己側面陪侍。康夢庚必不敢當，祇得勉強仍照面西而坐，郡主一席向內相陪。纔坐下，女侍們獻上酒肴，皆山珍海味，極人間罕有之物，金尊玉箸，窮極奢靡，酒過數巡，郡主吩咐女侍們奏樂的奏樂，按舞的按舞，唱曲的唱曲。一時間，便有十數女樂，立於階下，檀板輕敲，玉笙低度，篳篥嘹亮，簫管繽紛，又有兩個絕艷麗的少年美人，緋衣鄉帶，珠冠翠翹，盤旋於氍毹之上，輕身妙舞，柳腰曲折，廣袖飄揚，素手低垂，星眸轉盼，輕盈態度，分外可人。引得康夢庚神魂飄，如置身蓬壺閬苑，疑非人間有此樂也。未幾，有四個美女和弦按板，緩緩而歌，唱出一套《九疑山》曲兒道：

〔香羅帶〕疏星漏綺窗，幽期怎忘？黃昏整步驚佩揚，菱銅輕拂試新妝。

〔一江風〕繡戶偷開，搖動雙環響。忙將衫袖擋，恐驚他耳隔牆。

〔懶畫眉〕悄步出簾櫳轉憂慌，猛听得隱隱聲在耳廂，卻原來是陪宿小梅香。

〔醉扶歸〕花邊月底情搖漾，擔愁常自憶高堂。怕夢轉，羅幃喚兒行。

〔梧桐樹〕雕欄倚海棠，繡閣搖朱幌。樹影俄驚，恍惚人來往。不禁小鹿兒心頭撞。

〔瑣窗寒〕過湖山畫橋西向，匆移金履響。空廊，怪籬根吠起烏龐。

〔大迓鼓〕他偷將婢妾央，傳書寄柬，紙短情長，巫山咫尺渾難傍。

〔解三醒〕畫樓前想殺風光，翻嫌行處清輝滿，轉怯閑庭風露涼，耽惆悵。

〔劉潑帽〕從來好事多磨障，漏更長，逗的春魂颺。

餘文：

今宵倘得同鴛帳，九疑山作雨雲鄉，莫築愁城接太行。

唱完，祇覺悠揚繚繞，聲調過雲，宛轉生妍，舒徐合節。康夢庚不勝歡喜，祇管擊節稱快。真個急管繁弦，淺酌低唱，不覺風傳漏板，月轉花梢。

康夢庚已是半酣，例出位告辭道：“小子蒙郡主推恩，得以飽沃玉食，但賤量不勝豪飲，斗膽告辭，望郡主垂宥。”郡主道：“借此杯酌，正欲談心，何為遽爾見棄？先生姑請寬坐，妾身尚有一言奉聞。”康夢庚因後入席恭問道：“郡主有何見諭？小子自當躬听金言。”郡主道：“但語及於私，言之有恥。本不敢自述，幸覲面對君，形骸不隔，似可無嫌。妾身痴長素封，生成金屋，自先君見背，閉戶守貞，年登十五，未卜所歸。今得與君萍水言歡，傾心相吐，若蒙不鄙陋質，願抱衾綯以待君子。不識先生以為如何？”

康夢庚道：“郡主天潢貴胄，小子草莽鄙儒，豈可僭分宮闈，折書生之薄福。”郡主道：“先生乃江東貴客，何遜若此！正恐賤妾無容，不足侍巾櫛耳。”康夢庚想一想道：“我正為真家誤我姻事，方欲另求淑女，今當此艷美，豈可反為錯過？”便乘機應諾道：“若果郡主屈尊下配，選及寒鯁，固生平未有之奇榮，人世希逢之曠典。何敢過遜，以負郡主一片美情？”郡主大喜道：“先生見容，妾可謂得所托矣。”遂命旁立十二金釵：“每人各執玻璃盞，代我奉勸康相公一杯。”眾美人應諾，一齊舉杯斟酒，送至康夢庚面

前，跪而獻上道：“妾等奉郡主，各進一觴，為康相公賀喜。”康夢庚忙立起身，接杯在手，便道：“美人請起。”輒一飲而盡，第二美人亦復跪獻。康夢庚輪流接飲，一連七八杯，早已大醉，不肯飲完，眾美人一齊跪求道：“相公不飲，妾等便有譴責。況奉郡主使令，相公慢妾，即慢郡主。”康夢庚不得已，勉強把十二美人的酒盞皆喫完，已是酩酊。郡主見康夢庚已醉，便叫掌燈入院。一霎時，蓮炬分攜，紗燈引路，過了許多宮殿，直至一室，但見：

重簾錦額，翠繞珠圍，異彩紛披，天香馥郁。妝臺畔，銀燭高燒；寶鏡前，鸞綃輕掩。瑤琴雲瑟，石幾斜分；象管銀箏，畫床交設。鶴羽扇招蘭蕙之風，孔雀屏射虹霓之彩。擺列著玳瑁床、珊瑚枕、如意衾、合歡帳，事事風華；安排上後狻鼎、龍腦香、同心帶、合香樽，般般珍異。瓶閑雉尾，簾卷蝦須。架上牙簽疊疊，壁間圖畫森森，休說人間無與爭奇，便洞府莫能擅美。

康夢庚身入其中，喜不自遏。與郡主攜手並肩，相偎相傍，抱至床前，便欲解衣就寢。康夢庚先為郡主除下冠簪細飾，然後玉扣輕松，帶圍寬褪，解去裏衣，露出冰肌雪腕，柔膩可愛。康夢庚正欲貼近其胸，撫摩其乳，剛欲上手，忽聞有陣腥臭之氣，直觸鼻腦，穢不可當。康夢庚大喫一驚，此時雖則甚醉，然心裏逼清，想道：“如此美人，那有這種腥臭？必是邪物。”慌忙立起身來，抖擻精神，假意悔過道：“我真個醉也，婚姻大禮，不告父母，豈可造次苟合，有傷風化。”郡主笑道：“郎君何拘泥若此！真乃書生伎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原為避雨而來，今既雨霽，便當奉辭。”郡主作色道：“郎君既為入幕之賓，如何又作脫鉤之計？妾身非路柳牆花，郎君怎效秋胡薄幸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奈我功名念切，無暇圖歡。至婚姻大禮，待小子告之家廟，重以幣聘，未為遲也。”郡主怒道：“郎君既萌此意，便不該唐突。豈有啟體之後，驟爾變更？以妾為何如人，竟賤薄至此！”康夢庚道：“既已同心，何妨遲些旦夕。”便往外飛走，郡主亦尾之而出。有詩云：

為求才美渡銀河，誰道相遭又是訛。

總為心魔未降伏，現為金粉抱玉和。

康夢庚逃出前堂，早被眾姬妾攔住不放。康夢庚一手撇開，掙身而出，恰看見方纔那白衣童子，便扯住道：“我的家人在那裏？快同我出去便罷，若不走時，還你個死！”那童子被這一把捺定，怎敢不走。

卻說朱相、王用及掌鞭人，守候多時，不見動靜，正焦躁沒法，忽見康夢庚慌忙而出，便迎上去問道：“相公出來了麼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有邪氣，快些走罷。”朱相道：“怪道我方纔見的不錯了。”康夢庚急問道：“方纔你見甚麼？”朱相道：“正要告稟相公。方纔小人守得厭煩，往門外看看野景，見這班白衣小廝在草地裏打滾戲耍，一霎時俱變做烏蛇，又一會仍變了人。小人冷眼瞧見，不敢說破。今見相公說是邪氣，因此我方纔所見的是真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可也作怪。如今天好了，快些趕路。”

正吩咐整行李起身，忽見郡主與眾多婢妾趕至面前，喧嘩吵鬧，把個康夢庚團團圍住。郡主指定了面，大罵道：“我怎生禮貌待你，你卻在我府中如此撒野！祇問你，今日去也不去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如何不去？”郡主大怒道：“祇怕由不得你！以我之氣焰，何難立傷汝命，但可惜此好人物耳！今既如此無情，拼得食汝肌膚，也當春風一度。”康夢庚听得，也大怒道：“小小妖魔，敢犯吾正士，吾豈不能殺汝！”便向錦囊中拔出利劍，望郡主劈頭一下，郡主不曾提防，躲閃不及，可憐腦血迸流，往內疾走。康夢庚盡力把姬妾們砍傷大半。但听半空中忽喇一聲，非雷非雹，一陣煙砂，康夢庚睜眼看時，卻變做一片荒郊，那裏有甚宮殿？家人與掌鞭的各各大駭。

康夢庚道：“你們不要慌張，但莫輸與他意氣，須尋著血路，追至巢穴，看是何物。”大家依著血痕，直走至三里多地，有座土山，其色皆白，山下一個土潭，約有三四尺廣闊，祇見有條絕大的白蟒蛇，壯有一圍，長可數丈，頭已砍破，死在潭中，旁邊又死著許多小蛇，盡皆白色，亦有丈餘長大，俱血跡未乾。康夢庚恍然道：“方纔朱相所見白蛇果然非謬。那大的即白衣郡主，這些小的便是姬妾輩。他在人煙不到之處，年深月久，吸日月精華，采天地靈氣，千年而後，便能變化人形，並知言語，幻成宮殿，誘少年男子，采其元陽，以壯精氣。如此害人之物，不滅其根，終為後患。”便叫朱相、王用兩人往四處拔些枯草，堆塞土潭，點起烈火，燒得遍地通紅，可惜千年神物，種類不存。三人仍復上驛而去。詩云：

邛溝春色徑無媒，盡把繁華付劫灰。

一曲梁州人便誤，三千脂粉現樓臺。

康夢庚走出村來，已是晚鐘初動，殘月低沉，祇聞茅店雞聲，早見板橋人跡，卻並非昨日來時這條大路，那裏有甚長松花鳥，總是白衣郡主幻成景像，引人入勝。因詢之父老，俱說此地向來原有居民，祇因有毒蛇害人，故此不敢居住，都搬開去，遂成曠野，康夢庚心裏好生快暢，一路走著，因對眾人說道：“怪道昨日那白衣童子說此地叫做神君里，又說先世封常山郡主，又姓余，都合而不露。幸是我小心，不曾上手，若愚莽些，不辨好歹，誤與交媾。沾了毒氣，必死無疑。”王用道：“這是相公的福量大，那妖物也該數盡了。但不知既被纏住，如何又得脫身？”康夢庚因將前事細說一遍，眾人盡皆稱異。

在路，曉行夜宿，不數日，到了金陵，便在承恩寺裏借一個下處住著。尚是六月天氣，終日讀書之暇，便往各處乘涼遊玩，如雨花臺、桃葉渡、以及牛首、秣陵諸勝，無不游眺殆遍。其間紅樓翠館佳者固多，在常人見之，便為武陵、姑射，一人康夢庚之眼，祇是俗粉庸脂，略無所系。一連游了兩月，情興索然，因嘆道：“才美之難，一至於此！”

到八月初旬，眾秀才紛紛打點入場，康夢庚雖無意功名，也免不了隨眾走走。三場之後，等待榜發，卻高高中了第五名經魁。報到下處，眾人無不喜躍，惟康夢庚坦然不以為得，祇吩咐朱相打發報人去訖。

明日準備幾色禮物，謁見座師房考，並拜拜同年，粗完世事。乃想道：“大凡科名得中，天下盡知。倘貢鳴岐著人趕到此地，蹤跡著了，叫我如何抵答？不若悄然往別處一游。今尚在幼年，功名之事，再遲幾年也不為晚，祇婚姻一節，非旦夕可圖。如今祇先求佳配，後及功名，徑往姑蘇一路，或者娥眉不少，其中定有名姝，若得遂心，豈不美於金紫萬倍！”志念既決，便不想上京會試，竟收拾行裝，叫王用到水西門雇了一隻漿船，即日起程。明早就到了鎮江，泊船西門外。進城見見府尊，謝他前日用情之雅，轉身又到韓老兒家問問，纔回舟中。府尊出城答拜，再三款留。康夢庚是超脫的人，豈肯在勢利場中覓食，一等府尊別後，忙忙開船，連下程請帖都不及致送，詩云：

人生相競說交游，一面曾經便強求。

誰似雅人深意氣，片帆不為故人留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山東潞安府有個參將，姓馮，名兩田，字我公，乃是四川成都府人，出身科目，為人耿介剛直，善謀略，嫻弓馬。治兵則寬而用則嚴，撫民復安而無擾，故遇敵必克，有戰必勝，是時，口方多故，烽煙數警，馮我公屢建奇勛，但五旬無子，止生三女，長次俱嫁，祇第三女兒年紀尚幼，不曾允聘，且生得溫潤秀雅，面如美玉，就叫他乳名玉如，五歲即喪了母親。馮我公是個豪俠武夫，不重女色，便不想續娶，親自撫幼女數年，愛如慈母無二，那玉如小姐雖是個小小女兒，然其志性卻不與兩位姐姐相似。其女紅針黹，雖皆精妙，俱棄而不為，終日把父親這些兵書陣訣細細參研。可惜是個紅粉閨姿，倒淹貫著滿腔經濟，諸凡得失利鈍、三才五行之道，靡不洞如觀火。往常問父親射箭，他也學射；見父親使槍，他也學使；還把父親的馬叫人牽到後衙空地裏去學騎。不三五年，不惟沖突之法皆精，且使得一手兒好槍，射得一手兒好箭。父親雖知他如此，然家世習武，不以為怪。馮我公又酷好兵法，故此不去管他。小姐雖偏事武功，然靈心慧性，終不為習染所移。在閨閣之內，長裙繡帶，霧鬢雲翹，依然羅襪輕盈，柳腰婀娜，仍不失美人態度。至於操音律，展書翰，吟花詠月，賦興題情，其風雅之音靡不絳絳嫵媚。以及彈棋作字，鼓瑟調箏，皆高妙出奇，悠柔合節。真所謂須眉之內第一，巾幗之外無雙。

一時王孫公子爭來求聘。馮我公也欲完成兒女的事，便與小姐言及。小姐道：“孩兒尚幼，爹爹須從容商議。”馮我公道：“我今年老，祇有你的婚事未諧，心裏置著這條不了事件。趁著眼前，不可不早為此計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春秋方盛，且再過幾年，等孩兒長成，再作道理。”馮我公道：“想這幾年，你都不愜意，不知何等人家纔可允諾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兒豈望極高，祇爹爹看來，人才與

孩兒配得過的便了。”馮公暗想：“眼前這些人物都與女兒合不上。”便不好再說，祇快快走開去了。有關《梁州新郎》曲云：

〔梁州序〕郎才何處？佳人空待，恐睽隔天涯之外。幸情根有種，雖將好事終埋，想桃花源畔，連理枝頭，定有鴛鴦派。但蜂尋蝶趁，也費疑猜，怕風雨無端入幕來。

〔賀新郎〕誰同調，堪同拜？恐陽春和寡人無賽，畫眉客，果安在？

是時，山西有大盜沈昌國，招集亡命，潛據王屋山，僭竊尊號，攘掠地方，肆無忌憚，諸嘍羅將卒，俱戴黃冠，穿黃衣，自題其巢曰“黃衣寨”。逞其蠻勇，攻城陷地，潞安一帶竟險有不終朝之勢。守城總兵報聞督院，便令馮我公聚剿。馮我公聞令，連忙點兵出征，星夜到了王屋山下，扎下營壘。

賊營探事的飛報入寨，沈昌國聞有官兵前來，便親身披掛，提刀上馬，趕至山前，大聲呼喊。馮我公全裝甲冑，匹馬當先。二將爭持，一場好戰。但見飛沙走石，霧卷煙屯；絳雲與血汗爭飛，曉日共兜鍪相映。一往一來，相沖相突。

馮我公是文武將才，沈昌國不過匹夫蠻勇，那裏禁架得住，未及數合，勒馬慌走，被馮我公隨後趕上，盡力一槍，恰中左臂。沈昌國哎喲一聲，幾乎墜馬，踉蹌而遁。馮我公恐有伏兵，便不追趕，把賊兵偽將殺的身首如山，直至傍午，纔鳴金回陣。督院出疏告捷，升馮我公都督金事，各官慶賀不提。

卻說沈昌國，左臂中傷，負痛而逃，敗回黃衣寨。正呻吟叫號，忽軍卒報將入來，說有個不僧不俗、似道非道的一位方外術士，要求見大王。沈昌國正苦挫銳，听說是術士，必有秘法，忙叫請進。那方士蹣跚而入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綸巾羽扇，鶴氅芒鞋，絲絛系腰，葫蘆掛背。一雙眼，好似懸鈴；兩道眉，渾如插劍。鬚鬚上卷，祇聞毛裏傳聲；肌肉橫生，恰似皮中有路。懷揣一條寶劍，自誇能遣將驅妖；袖藏兩冊兵書，憑說可攻城陷地。三十六般變化，盡是邪機；七十二種遁形，無非怪異。正是鬼門道上由他過，函谷關中無此人。

沈昌國見那方士狀貌不群，便出位恭迎，攜手入寨，作過了揖，遜他上坐。那方士略遜遜兒，便坐了客位。沈昌國鞠躬問道：“先生高姓大名？何方到此？忽蒙見顧，不識有何臺教？”那方士道：“學生姓凌，名知生，京師人氏，偶爾去游到此，聞大王有陣厄，特來相助。”沈昌國大喜道：“不知先生有何妙術，果能輔我成功否？”凌知生道：“學生少習兵法，長得玄機；遁法通神，陰謀莫測。更能驅神役鬼，喚雨呼風；加之滾石飛沙，換形變相；兼可剪紙為人，撒豆成馬。賃他勁敵當前，轉眼灰消煙滅。”沈昌國起舞道：“若得先生助我一臂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今山中糧草甚足，兵馬尚有數千，旬日之後，就煩先生整兵而出，先打潞安，殺了馮兩田這老賊，以泄今日之恥，豈不大快！”凌知生道：“這事學生當得效力，但須拜我為軍師，總攬威柄，纔可令服眾軍，若不蒙大王見重，則群小玩狎，何以振軍旅？”沈昌國道：“這事自當如命。”便傳諭各寨嘍羅，擇吉祭天，宰牲敵盟，拜凌知生為軍師，登臺受印，一應機宜悉歸掌握，號令眾軍，威風烜赫。

過了月餘，便想興兵構難。點齊人馬，放炮離山，將近潞安府，便屯下營寨。探子飛報入城，馮我公即帶三千壯卒出城御戰。沈昌國一騎相迎，馮我公笑道：“麼麼逃賊，想是自來授首了。”沈昌國怒道：“前日偶爾小失，今特來與你賭個高下。”兩邊放過馬來，一場廝殺。沈昌國諒不能久戰，祇得勒轉馬頭，連慌逃遁，馮我公緊緊趕上。未及里許，早見軍中沖出一馬，接著便戰，馮我公問他何名，那人道：“你不認得軍師凌知生麼？”馮我公道：“祇怕你倒不知死哩。”二馬相交，槍刀並舉，凌知生抵當不過，便念動妖訣，回手一揮，山搖地震，砂石紛飛。霎時間，眼目昏迷，煙塵蔽野，現出許多三頭六臂，青面獠牙，猙獰凶險。嚇的那些三軍之士倒戈棄甲，抱頭驚竄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馮我公祇得敗陣而奔，被賊軍踴躍向前，一陣亂殺，真個片甲不存，血流漂杵。

馮我公逃回城中，被本城總兵參報各憲。督院不分皂白，一疏糾參，將馮我公拿下獄中，候旨定奪。報至衙裏，玉如小姐哭死方蘇，忙到獄中，與父親商議，要求上司發些兵馬親往進剿，剪滅賊寇，與父爭功，頗似木蘭女子。但未知此去勝負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